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师红译

大卫·科波菲尔

DAWEI KEBOFEIER ③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师红 译

大卫·科波菲尔

EBOFEIER ③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师红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407-6

I. ①大… II. ①狄…②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42 号

大卫·科波菲尔

著 者 (英)狄更斯(Dickens, C.)

译 者 师 红

责任编辑 黎京航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72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07-6

定 价 95.80 元(全四册)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由于皮果提的恳求，我决定暂时留在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直到那可怜的车夫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布兰德斯通旅行再离开。早在以前，她就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在我们那老墓地里，在她那“可爱的女孩”（她一直都是这样喊我母亲的）坟墓的附近买了一小块地，准备安葬他们夫妇俩时用。

在陪伴皮果提时，我尽我的最大努力，给她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尽管我能做的事很少——然而我仍然感到很满足。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为我当时的做法感到自豪。但是，我在掌管巴吉斯先生的遗嘱及详细说明其内容时，我怀有一种源自个人和职业本性的极大满足感。

建议在那个箱子里找遗嘱是我很大的功劳。果然从箱里的一只马鼻套的底端，把遗嘱翻了出来。套子里不仅有干草，而且还有一个带着链子和挂饰的旧金表。这块金表，是巴吉斯先生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戴过的，自那之后就再没人看见过它了。还有一个腿状的白色的银质烟盒，和一只里面装满了小杯小碟的假柠檬杯，我想那些东西肯定是在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来准备送给我的，可能是到后来他又舍不得送给我了，一块和半块的八十七块半基尼；还有二百一十镑很新的钞票，一些英国银行的证券；还有一片很旧的马蹄铁，一个假先令，一粒樟脑丸，一个蚌壳。由于外在环境的作用，那个蚌壳已经被磨光了，内壁上闪着虹彩般的颜色，所以我敢肯定巴吉斯先生对珍珠颇有见地，只不过还没形成鲜明、独到的见解。

许多年以来，巴吉斯先生不管在何时的旅行中都会随身携带着这只箱子。也许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编了一套谎话，他说这箱子是“布来保先生的”，是“留在巴吉斯处待取”的等等。他还把这些谎话都非常细心地写在箱盖上，现在那些字都已模糊不清了。

我发觉，这么多年来，他的储藏是很有成绩的。现金已经将近三千镑了，赠给皮果提先生的那一千镑的利息，是让皮果提先生养老用的。皮果提先生去世之后，他的本金由皮果提、小爱米丽、我，来平均分配，或者

由我们中间的最后一个死去的人来分。他把其余的遗产都让皮果提继承了，而且还指定皮果提为他的财产继承人，和根据他的遗嘱来处理财产的唯一行使者。

当我在各种可能的仪式中大声宣读这些文件时，向有关人员耐心地、详细地说明某些条款时，我感到在那种场合下我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代理人。并且我也开始认为，博士院要比我以前想象得有价值多了。我开始深入研究并考查那份遗嘱，还宣称那遗嘱是完全符合礼仪形式的。有时我还在页边的空白上用铅笔做个记号。我感到自己真是不一般，因为我知道了这么多的东西。

葬礼举行前的一周，我一直在处理这如此奥妙无穷的事，把皮果提所继承的全部财产作一些说明，再安排一些事务，而且每件事我都做她的代表和顾问。这样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很高兴，在举行葬礼之前我感到自己非常虚弱，那一段时间我很少看见小爱米丽，然而有人告诉我说，两周后她就要举行简单的婚礼了。

出殡那天，我并未正式参加，假如我可以冒昧的这样说的话。我是说，我没有穿黑色的外衣，也没带驱鸟幡。一大早，我就步行来到了布兰德斯通。巴吉斯先生的遗体被皮果提和皮果提先生两个人送到了那儿，然而我却提前来到了墓场。那个疯子透过我的小窗户往外看，齐力普先生的婴儿把他那沉重的大脑袋靠在小保姆的肩头，来回摇晃着。睁着他那圆圆的大眼睛，望着牧师。欧默先生站在后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没有其他的人在那儿了，周围一片寂静。把该做的都做完后，我们便在墓场的附近散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步，并从我母亲墓前的树上摘下了一些嫩叶。

在这里我感到非常恐惧。远方的城镇上空乌云密布。我一个人步行返回到那儿。我害怕靠近它。一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发生的一切，一想到如果我继续写下去则必会重现，我真是难以忍受。

我把这件事写下来，不会使它变得更糟。要是我现在停止写我最不愿叙述的这事，也不能使它好到哪儿去。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取消它，同样也没有办法改变它。

我的老保姆和我，第二天便去伦敦办理关于遗嘱的事。当天，小爱米丽住在欧默先生家。那天晚上，我们要在老船屋会面。汉姆在平时的时间去接爱米丽。我将非常从容地到那儿去。到时候兄妹俩将和来时一样回到家里，以便傍晚时分可以坐在火炉边等我们。

我和他们在侧门旁分手了，那个侧门，就是我往日想象中斯特拉浦背着洛德里克·兰顿的行囊曾休息过的地方，可是我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在罗斯托夫特街上走了一会儿。我又朝雅茅斯走去。有一家非常干净的酒店，距



离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渡口大约有一两里那么远，于是我便在那儿吃了饭。那一天我就是这样度过的。当我来到雅茅斯时已是傍晚时分了。雨下得很急，是一个狂风肆虐的夜晚，然而云层中仍透着月光，因此天并不太黑。

我很快就瞥见了皮果提先生的住处，透过窗子我看到了里边闪亮的灯光。我非常困难地在沙滩上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他的门前，然后就进去了。

看上去里面很舒服。皮果提先生已经开始吸他那每天晚上都要吸的烟斗了。他们正在准备晚餐。火烧得正旺，烧过的烟灰已经被倒掉了，为小爱米丽准备的柜子还在老地方放着。

皮果提则坐在她经常坐的地方，假如要不是她的衣服有所变化的话，她好像整天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一样。现在她正拿着古老的、盒盖上画有圣保罗教堂屋顶图案的针线盒，量衣服的尺子，和蜡烛头，仍在里面放着，仿佛从来没人用过一样。高米芝太太还坐在她经常坐的角落处，看起来仍是不怎么快活的样子。因此，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你是第一个来这儿的，大卫少爷！”皮果提先生非常高兴地说，“要是外衣淋湿了就别再穿着它了，少爷。”

“谢谢你，皮果提先生，”我说，把外衣递给他，让他帮我挂好，“没有淋湿。”

“是吗！”皮果提先生说，他摸了摸我的肩膀，“就是不湿，请坐，少爷。不用给你说客气话了，然而我们是诚心诚意地欢迎你来的。”

“谢谢你，皮果提先生，我相信你说的话。嘿，皮果提！”我说，我吻了她一下，“你还好吧，老妈妈？”

“哈，哈！”皮果提先生揉了揉手笑道，他就在我们身边坐下了。他这副模样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苦恼最近减轻了许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天生就很诚实，“现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第二个女人，少爷——就像我告诉她的那样——可以比她感到更心安理得了！她对死者可以说是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并且死者也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些。死者对她尽了义务，她也对死者尽了义务——况且——况且——况且都做得非常好！”

高米芝太太开始呻吟了。

“精神点，我亲爱的老妇人！”皮果提先生说道（然而他却偷偷地对着我们摇了摇头，很明显，他感觉到近来所发生的事很容易勾起她对老头子的回忆。），“不要难过！精神点，只是为了你自己，其实只要稍微振奋点精神，你的精神就会越来越好了！”

“这些不是我可以做到的，丹，”高米芝太太回答道，“我感到一切都不自在。我只有非常孤单的感觉。”

“不要这样想。”皮果提先生想抚慰她那悲哀的心灵，便说道。

“是的，是的，丹！”高米芝太太说道，“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根本不会有什么钱留下来。什么都跟我作对。我觉得我最好走开。”

“为什么，要是没有你，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皮果提先生的口气中充满一种严肃的抗议，非常认真地说，“你都说些什么呀？难道说我现在不比以前更需要你吗？”

“我清楚，以前根本没有人需要我！”高米芝太太可怜地哀诉道，“现在有人这样跟我说！我怎么会期望别人需要我呢，我是这么的孤单，还老是和别人过不去！”

皮果提先生看起来非常震惊，他说出的话竟然这样被人无情的误解。但是皮果提拉着他的衣服袖子，对他摇着头，所以他才没有回答。他非常痛苦地看了高米芝太太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荷兰钟。于是就站起来把蜡灰剪下，又把蜡烛放回了窗台。

“嘿！”皮果提先生兴高采烈地说，“好了，高米芝太太！”高米芝太太轻轻地呻吟，“亮起来了，照习惯！你知道这灯是做什么用的吗，少爷！嘿，那是给我们的小爱米丽准备的呀。你是知道的，天黑后，这条路就看不清楚了，并且还会让人感到不快。因此只要我在家，每当她回家时，我就会把这盏灯放在窗台上。喏，你是明白这些的，”皮果提先生非常高兴地弯下身子对我说，“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她——爱米丽——说，‘这是我们的家！’她这么说。爱米丽同样还会说，‘我舅舅在家！’那是由于假如我不在家，就不会有光亮了。”

“你真是个小孩子！”皮果提说道。虽然她是那样想的，但是她仍旧非常喜欢他这一点。

“哈！”皮果提先生说道，他站在那儿叉开两腿，心满意足地用双手在腿上来回搓着，并且还不时地看看我们，再看看火炉，“我不知道，看起来不像。”

“不太像！”皮果提说。

“不，”皮果提先生笑着说道，“看起来不像，但是——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也真是的，你是知道的。我不太在乎，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吧。我现在就要去看看我们的爱米丽所拥有的可爱的房子了，我——真是的，”皮果提先生突然语气非常严肃地说道——“喏！我不能再多说了——我快把那些小东西当成她了。我把它拿起来，又把它们放下来。我轻轻抚摸着它们，仿佛她们就是我的爱米丽。她的小帽子等都是这样的。我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践踏它们，无论是什么原因。你的这个孩子，真是一个大海猪一样的孩子呀！”皮果提先生边说边大笑着宣泄他的热情。



皮果提和我都笑了，但是并不是大笑。

“这就是我的意见，你看，”皮果提先生得意洋洋地说，说着他又搓了搓大腿，“以前我经常跟她在一起玩儿，我们装扮成土耳其人，法国人，鲨鱼，其他国家的人——告诉你，天哪，是的！我们还装扮成狮子，鲸鱼和我不知道名字的所有东西！——当时，她还不到我的膝盖呢。我已经习惯了。你是知道的，哎呀，这儿的蜡烛！”皮果提先生高兴地伸手指着蜡烛说，“我已经想好了，她结婚走了以后，我仍要跟现在一样，仍把蜡烛放在这儿。我也想好了，夜里，无论我住在哪里，无论我的将来会怎样！——我都要把灯放在窗台上，跟我现在一样坐在火炉前，做出一副要等她的模样。”皮果提先生又大笑着说，“嘿，现在，我看见蜡烛正在闪耀着火花，我就告诉我自己，‘她一定看见它了！爱米丽来了！’我老是说中！”皮果提先生停止大笑，双手合拢说，“现在她来了！”

只有汉姆一个人进来了。自从我进来后，雨一定下得更大了。因为我看到他戴了一顶遮住了整个脸庞的大油毡帽。

“爱米丽呢？”皮果提先生问。

汉姆点了一下头，仿佛她现在就在外面。皮果提先生把蜡烛从窗台上拿下来，把烛花剪掉，又把它放回桌上，接着又慌忙拨了拨火炉中的火。

就在那时，一直都一动不动的汉姆说：

“大卫少爷，请你出来一下，好吗？请你看一下爱米丽和我想让你看的东西。”

我们走了出来。在门口当我经过他的身边时，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当时的脸色如死人一般苍白。他迅速地把我推到了门外边，然后把门关上，这样一来，外面就剩下我们俩了。

“汉姆！怎么了？”

“大卫少爷！——”哦，因为他的心都碎了，因此他哭得非常的可怕！

看到他伤心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不知道我正在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他。

“汉姆，可怜的好人！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一定要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了！”

“我最深爱的人，大卫少爷——我的骄傲和希望——我愿意替她死，替她立即去死的那个人——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我们？”

“爱米丽逃走了！哦，大卫少爷，仔细想想她是怎样逃走的，我恳求我那慈善、高尚的上帝在她毁灭和受到羞辱之前就把她杀死，把一切比她可爱的东西都统统杀死！”

他的脸转向杂乱无章的天空，颤抖着的紧握的双手，因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扭动的身躯和那孤寂的荒原一块儿都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直到现在。那儿始终都是黑夜，但他却是那个场景中唯一存在的东西。

“你是一个学者，”他慌忙说道，“你一定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好的。在屋里，我应该怎样说呢？我怎样才能把这一切都跟他说了呢，大卫少爷？”

我看见门动了，因此情不自禁地把门闩从外面用手拉住了。我想尽量延长一点时间。可是已经太晚了。皮果提先生把头伸了出来。假如我能够活到五百岁的话，到那时我也仍然不会忘记，当他看到我们时脸上震颤的表情。

我记得当时立即有一声非常强烈的哭声和叫喊声，女人们立刻都围住了他，我们也都走进了屋。我手里握着一张汉姆给我的纸，皮果提先生把他的汗衫都撕烂了，头发也被扯得乱蓬蓬的，脸和嘴唇都非常苍白，血一直滴到他的胸前（我想血可能是从他的嘴里淌出的），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把它读给我听吧，少爷，”他声音颤抖，低声说道，“读慢一点儿，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听懂。”

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我读着那张墨迹斑斑的信纸。

“‘在我的思想还非常单纯时，你对我的爱已大大超过了我应得的；但是当你看到这张纸时，我却已经远走了。’”

“我已经远走了，”他慢慢地重复着说，“别读了！爱米丽已经远走了。好！”

“‘清晨，我就要远离我那亲爱的家了——我亲爱的家——哦，我亲爱的家！——’”

信上写的日期是头天晚上：

“‘如果他不让我以夫人的身份回来，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将一直到夜里，数小时后，才能发现这封信，但那时却已经看不见我了。哦，要是你能够明白我的心都已经碎了，那该多好啊！希望你——受了这么多的伤害，但是却永远不能原谅我的你——能够明白我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我感到自己太坏了，因此我不配再写了。哦，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很坏的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你会好受些。求你了，发发慈悲吧，请你给我舅舅说，告诉他我以前爱他远不及现在爱他的一半多。哦，请忘记以前你们对我有多友好、多亲切的事吧，请忘记我们曾经说好要结婚的事吧，你们就当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吧，已经被埋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了。我将祈祷我离之而去的上帝怜悯我的舅舅！并跟他说，我以前爱他远不及现在爱他的一半多。请你们宽宽他的心吧。希望你能爱上一位好姑娘，一位能够使舅舅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她的姑娘，一位对你非常忠诚的姑娘，一位值得你爱的姑娘，



一位知道羞耻，而不像我那样不知羞耻的好姑娘。我祈求上帝保佑一切！我将会经常跪下来给大家祈祷。除非他把我以夫人的身份领回来，否则我就不再为自己祈祷，而要为大家祈祷。我向舅舅表达我最后的一份爱。我向舅舅表达我的感激和我的最后一滴眼泪！”

“就这些了。”

当我把信读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皮果提先生还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握住了他的手，并恳求他尽量控制自己。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少爷，我非常感谢你！”但是却仍然站在那儿纹丝不动。

汉姆和他说话。皮果提先生现在可以体会到这个年轻人的酸痛，因此便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但是仍旧是像刚才那样，站在那儿纹丝不动，也没有人敢去打扰他。

最后，他的目光慢慢地从我身上移开了，好像他刚刚从梦幻般的想象中清醒过来似的，接着他又朝周围望了望，小声说：

“那男的是谁？我想知道他的姓名。”

汉姆朝我望了一下，我突然觉得心头一震，向后一趔趄。

“谁是那个有嫌疑的男人？”皮果提先生说道。

“大卫少爷！”汉姆哀求道，“请先到外边去一下吧。让我把一定要告诉他的话给他说了吧。你听了会不合适的，大卫少爷。”

我又感到受了一击，于是就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了。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想说些话，可是舌头却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样，泪水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听到这句话又说了一遍。

“前几天，”汉姆时断时续地说，“有个打扮得非常像仆人的的人，时常来这儿。还有一位绅士。他俩是属于一家的。”

皮果提先生仍和先前一样，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但是此时把目光转向了他。

“有人看见，”汉姆说道，“那个仆人，昨天晚上——同我们的那个让人同情的女孩在一起，他在这一带已藏了大约一周左右了。人们都认为他已经离开这儿了，而实际上他却是藏起来了。请你出去，好吗，请你出去，行吗，大卫少爷！”

我感到皮果提已经把我的脖子搂住了。但是，即使这座房屋现在塌了下来，压在我的身上，我也动弹不了了。

“今天一大早，就在天还没亮时，镇外停了一辆陌生的马车，它就停在诺维奇大路上，”汉姆继续说，“开始那个仆人朝马车走去，接着又走了回来，当他再走过去的时候，爱米丽就跟着他了。还有一个人，那人就是那个男的。”

当时在马车里。”

“看在上帝这么深爱着我们的份上，”皮果提先生后退了几步，仿佛准备阻挡住那些他所恐惧的东西似的，说道，“千万别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叫斯梯福兹！”

“大卫少爷，”汉姆用时断时续的声音大叫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过错——我没有一点要责怪你的意思——然而他的名字确实是斯梯福兹，就是那个令人憎恶的大恶棍！”

皮果提先生既没有喊，也没流一滴泪，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一直到他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了似的，从墙上的衣架上一把摘下了他的毛衣。

“请帮个忙吧！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连衣服都穿不上了，”他急不可耐地说，“请帮个忙吧。行吗！”当有人给他穿好衣服后，他说，“诺，把帽子也给我递过来吧！”

汉姆问他到什么地方去。

“我去把我的外甥女找回来，我去把我的爱米丽找回来。我先把那条船砸了，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假如他现在就在我的面前的话，我一定要把他淹死！”他像个疯子似的把紧握的右拳伸出来，说，“假如他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面对着我，即使他把我打得没气了，我也一定要把他淹死，我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我去把我的外甥女找回来。”

“你到哪儿去找呢？”汉姆把他挡在门口大叫道。

“不管走到哪儿！即使走遍全世界我也要把我的外甥女找回来。我要找回我那遭受耻辱的可怜的外甥女。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你们谁也不要拦我！我给你们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外甥女找回来！”

“不，不！”高米芝太太站在他们之间哭喊着说，“不，不，丹，你不要这个样子。等一会再去找她吧，我那无依无靠的丹，那样才行呀！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行的呀。请你坐下，宽恕我一直使你烦恼，丹——同这件事相比，我平日的那些烦心事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我们说说以前的事吧，起初她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汉姆也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而我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孤老婆子，是你收留了我们。这样可以让你那可怜的心软下来了吧，丹，”说着，她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说，“现在你那悲哀过度的心可以感到好一点了，因为你是知道的，丹，你是知道的——这是我们多年来的安身之处呀！”

现在，他已经相当被动了。当我听见他的哭声时，我一时之间，想跪下来求他原谅我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破坏。想狠狠地把斯梯福兹大骂一场的心理，被一种更崇高的情感所取代。我那颗超负荷的心也找到了同样的出路，我也开始大声地痛哭起来。



第三十二章 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

对我来说属于正常的事，我认为，对别人来说也很正常。因此，我一点都不害怕写出来：当我和斯梯福兹断绝来往时，我以前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爱过他；当我察觉他的缺点时，我却越发想到他的才能了，越发怜悯他的优点了。我现在更能够正确地看待他那些，或许可以使他变得更加高尚的天赋和本性了。

他让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受到了耻辱，尽管我也深深地感到，我也意识到我对这事应该负点责任，可是我坚信，假如让我面对他，我很有可能连一句责备他的话都说不出来。我仍旧会那样爱他——尽管我再也不会为他神魂颠倒了——可是我依然会把我对他的爱慕记在心里，甚至我认为我有可能如同一名精神受到挫折的孩子一样软弱，而且我还会有和他重新合好的想法，尽管我从没有那样做过。

我感到，就像他早就感到的一样，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他对我的记忆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或许对他来说太肤浅了，很容易消失。然而，我对他的记忆却如同我对一个已经死去的好友的记忆。

是的，斯梯福兹，你在这可怜的传记上再也不会出现了！在最后的审判席上，或许我的悲痛会无意识地成为反对你的证词，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对你有愤怒的思想，或者责备的念头。我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全镇上的人很快就都知道这件事了，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走到街上时，无意中就会听到人们都在家门口谈论着这件事。大部分人都骂她，然而人们对她的养父和她的未婚夫则只有一种感情。不管什么人，都对满怀苦闷的他们充满亲切、体贴和崇高的敬意。当这两个人大清早在海滩上散步时，人们都纷纷给他们让路。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对他们充满同情地议论着。

在离海很近的海滩上，我发现了他们。即使皮果提不跟我说，我也照样能够感觉到他们这一夜并没有休息，一直坐到天亮，他们的面色看上去都很疲惫。仅仅是一夜之间，我感到皮果提先生的头，同我认识他这些年相比低



得更狠了。然而，他们却都如同大海一样深邃、沉稳。此时，大海非常安静地躺在昏暗的天空下，风平浪静，可是海面依然是跌宕起伏着，就如同它在休息时的呼吸一样。在遥远的天际，有一道来自远方的看不见的太阳的银光同海面连接在一处。

“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少爷，”我们三人悄无声息地走了一会儿后，皮果提先生跟我说，“我们已把哪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应该做的都谈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今后我们应该怎样走了。”

我无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正在向远处海面眺望的汉姆，我的脑海中忽然产生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念头——那绝对不是由于他的愤怒表情，不，跟那一点也没关系。我能够非常清楚地回忆起来，他的脸上有一种已经痛下决心的表情——如果让他看见了斯梯福兹，他一定会把他杀了。

“这儿，我的任务，少爷，”皮果提先生说，“已经完成了。我想把我的——”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非常坚决地说，“我想把她找回来。这是我的责任。”

当我问他要到哪儿找她时，他摇了摇头，又问我第二天是不是要去伦敦。我跟他说，我本来打算今天去的，但是由于恐怕失去了帮他点忙的机会，所以今天才留下来。不过假如他想说的话，我随时可以走。

“我想跟你一起走，少爷，”他说道，“要是你同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动身吧。”

我们又走了一会，彼此默默无语。

“汉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一定要坚持做他现在的工作，并要同我妹妹一块儿生活。那条旧船——”

“你不想要那条旧船了吗，皮果提先生？”我轻声问道。

“我的责任，大卫少爷，”他回答道，“已不再是那儿了。假如黑暗的海面上有一条船沉了下去，那就是那条船了。但是，不是，少爷，不是。我没有一点不想要那条船的意思，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又朝前走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我所希望的就是，少爷，不管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那条船能够一直保持着它原来的老样子。假如有一天她回来了，我不想让那个地方，看上去有丝毫要抛弃她的样子，你是能够理解的，我希望任何地方都能吸引她走近、走近，再走近些。或许就如同一个鬼魂一样，她会站在风雨中，通过那个老窗口向里面望望火炉旁边的，那个她以前经常坐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少爷，她除了可以看见高米芝太太还坐在那儿外，别的任何人她都看不到了。她或许会振作精神，蹑手蹑脚地溜进去。并且她也有可能在她

的床上躺下，会让她那十分疲惫的大脑，在那个曾经让她非常快乐的地方休息一下。”

我无言以对，尽管我很想说点什么。

“每个晚上，”皮果提先生说，“每当夜幕降临时，蜡烛必定会被在那个老玻璃窗前点上，就如同以前一样。如果她看见它了，它就好像对她说，‘快回来吧，孩子，赶快回来吧！’天黑以后，假如有人叩响你姑妈的门，特别是轻轻的叩门声，汉姆，你千万不要去开门。而是应该让你的姑妈去——不是你去——迎接我那个摔过跟头的孩子！”

他走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前面一直走了几分钟。这期间，我又看了看汉姆，我注意到了他的脸上还是那样的表情，仍是两眼发直，呆望着遥远的天际处的那一道光线，于是我就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喊了两声他的名字，语调就像要唤醒熟睡的人似的，这时他才意识到我在喊他。当我最后问他在沉思什么的时候，他回答道：

“我在想我目前的事，大卫少爷。还有那儿的事。”

“想你目前的事，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往海面上胡乱指了指。

“唉，大卫少爷。我也不太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似乎感觉到从那边过来的——就是那个结局了。”他用似乎是刚刚睡醒的眼神看着我，但是他的表情仍旧是那样地坚定。

“怎样的结局呢？”我问他，我仍和刚才一样担心。

“我也不太清楚，”说着，他仍在沉思，“我感到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接着结果就出现了。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大卫少爷，”他补充说。我想，他是看见我那困惑的眼神才又说的，“你不必担心我，我只是一时有点困惑罢了。我似乎是感觉到一切都完了。”——这就等于说是，他有点不正常了，他有点糊涂了。

皮果提先生停下来等着我们，我们便走了过去，什么也没说。然而，眼前这一副情景同我过去的想法结合在一起，经常困扰着我，直到那无情的结局来到为止。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那条旧船里，高米芝太太没有在那个特设的墙角里坐着，而是在忙着准备早饭。她把皮果提先生的帽子拿了过去，替他把椅子摆好，她说话时的语气是多么的温柔，表情是多么体贴啊。我都快认不出她了。

“丹，我虔诚的人，”她说，“你必须吃点喝点呀，要注意身体才行呀。如果身体不好，你什么也做不成。来试一试，那样才行呀！要是我的唠叨（她



的意思是她的喋喋不休)令你心烦意乱的话,就请你给我说一声,丹,我将再也不那样了。”

她把早餐给我们送来后,就回到窗子前面去,在那儿她非常仔细地把皮果提先生的一些衣服缝补好,又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叠起来,然后把它们放在了一个仿佛是水手用的油布包里。同时,她用和刚才一样平静的态度说:

“不管在哪个季节,也不管在什么时候,你是知道的,丹,”高米芝太太说,“我一直在这儿,一切事都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我没有学问,然而,当你出门在外时,我偶尔也会给你写信,我先把信寄到大卫少爷那儿,再让他转交给你。大概你也可能会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在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旅途上,是怎样担惊受怕的。”

“你一个人在这儿会非常孤独的。”皮果提先生说。

“不,不,丹,”她回答说,“我是不会孤独的。你用不着挂念我,为了给你料理家务,我在这儿会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我会等你回来的——我会为任何一个回来的人料理这个家的,丹。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会和以前一样坐在门口,要是谁回来的话,他准能看到一位对他非常真诚的孤寡老人。”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高米芝太太的变化太大了。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是如此的忠心耿耿,如此的机敏,甚至于她可以觉察到哪些是该说的或哪些是不该说的。她现在把自己都忘了,而只顾关心别人的痛苦,因此我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敬意。那天她做了好多事,因为有好东西,像浆、网、帆缆、桅、捕虾笼、沙袋之类,得从海滩上搬到小屋里放起来。尽管海边的工人都很乐意为皮果提先生效劳,可是一整天高米芝太太仍然坚持做完那些她的体力几乎承受不了的活,做一些不必要的差事。

现在她好像把她的不幸全忘了,她在同情别人的同时能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她再也不悲观失望了,她的这一变化也是一切变化中让人感到吃惊的一点。她再也不发牢骚了。一整天,从黎明一直到黄昏,我都没听见她的声音发颤过,也没有看见她流过泪。只剩下她、我、皮果提先生三个人在屋里时,皮果提先生累得筋疲力尽,很快就睡了,这时她才爆发出一阵被抑制了的呜咽和哭泣声,接着又把我送到门口说:

“愿上帝保佑你,大卫少爷,也保佑那可怜的好人吧!”随后,她又立即跑到外边洗了洗脸,以便她能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那样的话,皮果提先生一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她正在非常认真地干她的活。总之,夜晚当我离开时,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和皮果提先生共同分担忧愁了。我从高米芝太太的身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她那儿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大约是九点多钟时，我情绪十分沮丧地漫步穿过街道。在欧默先生的门前我停了下来。欧默先生的女儿对我说，他十分牵挂这件事，整天情绪都非常低落，连他的烟斗都不吸就上床了。

“这个心肠歹毒的爱欺骗人的坏女孩，”约拉姆太太说，“在她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优点！”

“请不要这样说吧，”我说，“你别这么想。”

“不，我就是这样想的！”约拉姆太太生气地大叫道。

“别，别。”我说。

约拉姆太太摇了摇头，她尽力装出一副非常严厉、非常生气的样子，可是却不能控制她内心的软弱，开始哭了起来。我年纪小，确信自己不懂人情世故，可是因为她能有这样的同情心，我非常尊敬她。我感到她这种同情心对于她那样的贤妻良母式的人物，真是太适合了。

“她到底想做什么呢！”敏妮呜咽着说，“她会到哪里去呢！她会发生什么事呢！哦，她对自己，同时也对他，怎么会那么残酷呢！”

我想起，敏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很高兴，因为她又有了往日的热情。

“我的小敏妮，”约拉姆太太说，“终于睡着了。就连她睡着时，还仍在为爱米丽哭泣呢。一整天了，小敏妮一直都在为她哭泣，她一遍遍地问我，爱米丽是个坏人吗？我该怎么跟她说呢？就是前天晚上，爱米丽在这里，还取下了她自己脖子上的一条丝带，系在了小敏妮的脖子上，又躺在小敏妮的枕头上，一直等到小敏妮睡熟了以后才回去！那条丝带现在还在小敏妮的脖子上系着呢。这样做也许不应该，但是我能怎么办呢？爱米丽是有点坏，但是她们是真心相爱呀。可是孩子却理解不了这些呀！”

约拉姆太太是如此的不高兴，于是她的丈夫就出来照顾她。我把他俩留在了那里，就到皮果提的家里去了。现在可以说，我痛苦、郁闷到极点了。

那个十分虔诚的人——我指的是皮果提——虽然她近来十分苦恼，这几天又没有休息好，但她仍旧一直在她哥哥那里。她准备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再走。由于皮果提没法干家务活，于是她便雇了个女仆帮她干几周。在那个家庭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那一个老女人住在那儿了。我既然没有什么用她的地方，因此就按她所希望的那样，让她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厨房的火炉前，稍坐了一小会儿，想了想新近发生的事情。

我从巴吉斯先生临死前的情景，一直回想到后来那天早上汉姆神情异常地望着遥远的天际，就在这时，敲门声使我从神志恍惚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有一个敲门用的锤挂在门上，然而这声音却不是它发出来的。这声音是用手

轻轻敲门的声音，并且是敲在了门的下方，听起来仿佛是一个孩子在敲门。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仿佛是一个仆人正在一个贵人的门上敲门。我把门打开向下看了看，但令我觉得奇怪的是，除了一把会动的雨伞外，我什么也没看见。又停了一会儿，我才看到雨伞下面的莫奇小姐。

我可能不会非常友好地接待这个小人的，假如她在移开那把她已经费了好大的劲都没有合上的雨伞时，仍然表现出上次我们见面时，她留给我的“轻佻”的表情。然而当她面对我时，是那么的真诚。并且当我把那把雨伞，那把对于这位爱尔兰巨人来说实在不太合适的雨伞，从她手中接过来时，她思绪万千地来回翻动着她那双小手，这让我对她产生了一些好感。

“莫奇小姐！”我向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看了看，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还期望看到什么，便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发生了什么事呀？”

她抬起右臂，示意我帮她把那把伞合拢，就急忙从我身旁钻到厨房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门关上，手里拿着伞跟她进来了。我看见她正坐在炉栏的角落处——那是个非常低的铁炉栏，顶上还有一块平板，平板是用来放盘子的——她的身体就笼罩在一只汤罐的阴影中，身子前后晃来晃去，如同一个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一样，两手一直在膝盖上搓着。

只有我一个人来接待这不速之客，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她那种含有凶兆的举动。这种情况让我大吃一惊，我大声叫道：“莫奇小姐，我求求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病了？”

“我亲爱的年轻人。”莫奇小姐两手捺在胸前说。

“我这儿是生病了，我现在病得非常厉害。想到事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不是一个欠考虑的人，我是应该可以看出这一切的，说不定我还能防止事态的发展呢。”

她不停地晃动着她的身体。她头上戴的，与她那身材极不成比例的大帽子，也随着她来回摇摆。就连墙上的那个大帽子的影子，也同样来回晃动着。

“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开始说，“看见你如此的悲哀，如此的认真。”——我刚说到这儿，她就打断了我的话。

“是的，人们都这么想！”她说，“那些轻率、受到公平待遇的年轻人看见像我这样的小东西，要是具备哪些天生的东西，他们就会感到奇怪！他们经常玩弄我，把我当成他们快乐的源泉。当他们感到累了时，他们就会抛弃我不管。他们会因为我比一个玩具马和一个木制兵有感觉，而感到惊愕不已！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老样子！”

“对别人来说也许是那样的，”我立即回答说，“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或许，我不应该因为看见你现在这样子，而感到惊讶。